

绪论

在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泰华文学才真正走上了令人欣喜的坦途，至今已经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佳绩，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小说、散文、诗歌和其他文学形式的作品层出不穷、繁花似锦。

这一时期的泰华小说作家，将自己审视的目光扩展到整个社会，将笔触伸向了泰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而不再仅仅局限与沉湎在现实的黑暗和生活的悲苦中。他们思想活跃，勇于探索，积极思考，大胆实践，以至于小说作品所反映生活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宽阔多样，而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除了长、中、短篇小说取得可喜硕果外，更值得称赞的是 90 年代以后，微型小说，这棵新生的幼苗，在泰国小说作家齐心协力的精心培育下，迅速发展，如今在泰华文学小说领域内，已经大树成荫。

泰国也是一个诗歌的王国，但泰华文学中的诗歌却是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息息相连的。在诗人的诗作中，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清晰可见。内容广泛，主题深刻。有社会人生，有文化乡愁，有心灵探索，有生活真实，有自然景色。或清朗雅典，或朦胧蕴藉。咏物抒情，潇洒飘逸。沉寂多年的泰华诗坛，一时间生机勃勃，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值得一提的是，和微型小说相仿，如今的诗歌也趋于短小，泰华文学的六行小诗，蔚然成风。

杂文和文艺评论也相继开花，在百花齐放的泰华文学艺苑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而在众多的文学形式中，泰华散文成就最高。散文，短小精悍，形式自由，行文宽松。在泰华文学中，一直受到作者和读者的青睐。涌现出一批成绩斐然的散文作家和散文精品。其中主要原因是，泰国本土作家大都“亦文亦商”，散文创作，更适合他们。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受、奇思妙想以及泰华社会的所闻所见自由灵活地描绘抒发出来。近年来的资料统计说明，泰华散文作品的数量在泰国一直高居于其他文体之上。用“佳作如林，名家辈出”来褒奖泰华文学中的散文创作成就毫不为过。

泰华文学能得以繁荣昌盛，且长盛不衰，主要原因是泰国政府对华立场和态度的转变，同时也有中国政府对海外华文文学给予了极大地关注，使得国际华文文学活动

得以开展和推广，海外华文报纸纷纷创刊《文艺副刊》专版，且数量不断增加，文坛上积极开展文艺批评和创作批评。十几年来，泰华文学连续丰收的盛况是空前的。

中泰两国人民的交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比喻：“印度文化是泰国文化的母亲，中国文化是泰国文化的父亲。”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中泰两国人民在相互交往中，经济和文化已经和谐融合。在东南亚国家中，泰国接受中国文化较早，早在 2000 多年前就有华人到泰的记载，时值西汉年间。

关于华人正式移居泰国的时间，一般认为始于明朝。据历史文献记载，自明朝开始就有粤、闽等省的中国人定居泰国，但真正的大规模移民现象则是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即自 19 世纪 80 年代起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平均一年约有 1.5 万人南渡泰国。

中国移民不仅给泰国带来了农业、手工业等生产技术，也带来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如，1802 年《三国演义》、《西汉通俗演义》等书籍都被译为泰文，在泰国广泛的流传。不仅如此，由于《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在泰国本土，还形成了当时风靡一时的泰国的“三国文体”。此后，泰皇拉玛二世还曾降旨翻译《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和《东汉通俗演义》等中国文学名著。

尽管中华优秀文化对泰国的影响深广，甚至曾经出现过风行一时的泰国“三国文体”；但是，泰华文学并没有诞生。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定居泰国的华侨、华人多为文化较低的黎民百姓，没有具备文学创作的主观条件；另一点是在泰国文坛上没有发表华文文学作品的园地，没有具备文学创作的客观条件。真正属于创作意义上的泰华文学，只有在泰国华文报纸出版之后。而泰国华文报纸的出现，又是伴随着当时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运动而产生的。

今天，泰华文学已经走过八十多年的历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历尽艰辛，几经苦难。从一棵幼苗，长成参天大树。这棵大树，包含了旅泰华人几辈人的不懈追求和真情渴望。

初期的泰华文学只能算是侨民文学，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由于泰华作者创作立场的转移，也影响到泰华文学的定位。泰华文学曾有两个时期遭受政治风暴的袭击：第一次，是在 1939 年至 1944 年；第二次，是在 1958 年到 1961 年。在这两个时期，泰国境内的华文报纸几乎全部被封查关闭，泰华文学赖以寄身的文艺园地凭空失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泰华文学也因此沉寂无声。当时泰华文学因为过于

倾向中国，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与泰国各种复杂的政治因素，便直接影响了泰华文学。

20 世纪的 50-60 年代，同样由于政治原因，泰华文学在风云不定的气候中摇曳。随着华校被关闭，华文报被停刊，泰华文学失血过多，生命垂危。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和人类的求生本能一样，泰华文学不甘心这样退出历史舞台。这时，华文周报和文艺刊物在政治夹缝中萌生，在白色恐怖中，露出微弱的曙光。同时随着移居华人的异国归属化和作品内容的当地化，很自然的使泰华文学逐渐成为泰国文学的一部分。关于泰华文学的分类与归属问题，目前还有争论。大致观点有如下三种：第一种，认为泰华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分支；第二种。认为泰华文学是泰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种，认为泰华文学兼有以上两种特征。

笔者以为，泰华文学在创作和阅读两方面都是以汉语为工具，那么，就必然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并带有中国的人文传统，具有炎黄文化的基因，彼此文化上的血缘关系是无法分割的，由此它应该是中国文学的分支；但是，另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它又已经与泰国的本土文化相融合，毫无疑问地成为泰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泰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并对泰语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被译成泰文之后，许多泰文作家，“言必三国”，在泰国本土上，刮起了一股“三国热”的旋风。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泰华文学中“中国传统文化”和“泰国地方文化”二者兼而有之的特性。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泰国和中国是两个国家，也有异于港、澳、台地区。有关人士希望将华文文学归纳入泰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样泰华文学就可以避免一些政治上的困扰。但是，应该强调的是，泰华文学必须充分利用母体文化的文学财富，以及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新的创作手法，走出自己的康庄大道。无论如何，泰华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血缘关系是公认的，这条文学的血脉是永远不能分割的。现在泰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中国在这个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全面开放了华文教育，也就必然出现了自 80 年代中泰建交后，泰华文学创作的高潮。而这个创作高潮一直延续到现在。

目前世界华文文学蓬勃发展，泰华文学也必然随着世界华文文学前进的步伐，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1975 年 7 月，中泰建交，泰华关系逐渐好转。80 年代，泰华文学步入历史最佳

期。大量华文报纸的面世，给泰华作家一个崭新而广阔的创作园地。1986年泰华作家协会（那时还称泰国华文写作人协会）的创立，标志着一个自觉的文学时代开始。

此时，文学创作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在百花争艳的泰华文学艺苑中，有一朵奇葩傲然绽放，光华照人，绚丽灿烂，满园飘香。她就是泰华散文。

泰华文学和中国大陆文学不同，中国大陆文学是千花竞放，百舸争流。而泰华文学此时的繁荣，如果说主要是泰华文学散文创作的繁荣，当不为过。因为这一时期的泰华文坛，只有散文一枝独秀，艳压群芳。

泰华散文之所以能够领袖泰华文坛，当然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1. 政治局面的宽松。泰中建交后，政治局势回暖，泰中关系由原来的暧昧变为明朗，两国关系逐步好转，对泰华文学各方面的限制逐渐宽松，于是散文创作也随之出现了“治世之音安以乐”的转机。

2. 创作园地的建立。此时期各种华文报纸纷纷创刊、复刊，并增设文艺副刊专版，如《新中原报》、《中华日报》、《泰商日报》。使得泰华作家“英雄用武有天地”！

3. 作家队伍的壮大。“泰华写作人协会”（现“泰华作家协会”的前身）成立，既壮大了泰华写作人队伍，团结作家，又能凝聚力量，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弘扬中华文化。此时期，老枝再发新绿，新枝萌露嫩芽。泰华散文创作队伍整齐壮大，显示出强烈旺盛的创作欲望和能力。

4. 征文大赛的举行。以1983年的散文征文大赛为起跑点，泰华文坛就赛事不断。参赛作品形式多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中各种题材、体裁兼备，形形色色，包罗万象。征文作品如雪片飞来，据不完全统计，从1981年到1990年，泰国的7家华文报纸的文艺副刊上，每周约刊登2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从“愁无稿”到“稿无酬”（许多作家不要稿酬，以求作品问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除了上述客观原因，泰华散文的繁荣与泰华散文作家的主观努力是分不开的。在泰华散文作家群中80%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过番”的作家，年纪都在中年以上了。什么原因使得这些作家，虽然年过半百，却仍然“壮心不已”呢？这是一种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依依不舍的眷恋和追寻，是一种无法割断的民族情结和血缘关系，是一种游子思乡的寻根意识和对回归故里的渴望。他们身处异国他乡，有着极为强烈继承父辈祖先的责任感，与此同时，他们又眼睁睁地看着华文日趋式微。他们生活得

也许舒服安逸，但内心却为华文的后继无人而隐隐作痛。这样，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拿起笔来延续中华文化的香火！呕心沥血，锲而不舍。像这样用心血浇灌的散文怎能不感人肺腑，怎能不万里飘香……。

透过这种文化现象，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无法斩断的“根”的意识。正如司马攻在《泰华散文集》序言中所说：“很多人说，用华文在海外从事写作，这恐怕是最末一代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这些用华文来从事写作的泰华作家，也都是‘末代作者’。我们不想要这个头衔，更不想华文在海外真的有末代。”^[1]

正是面对着年轻的一代日渐与华文隔膜这一严酷现实，老一辈华文作家才挥笔不辍，耕耘不已。他们不会有“廉颇老矣”的感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烈士暮年”的拼搏！

除了上述原因外，散文文学体式的自身优势也不容忽视。散文自由自在，可长可短，虚实相间，叙述、议论、抒情并存。泰华作家们亦商亦文，商文齐舞，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写去读。对散文情有独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泰华散文，此时的散文是最好的，无论数量、质量都大大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其标志是：首先，此时的一些散文作品具有了较高的思想境界；其次，在散文创作艺术上，风格各异，呈现出不同的创作个性，达到相当的水准。

从文学的发展和继承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泰华散文，可以清楚地看到，此时的散文从选材、谋篇布局、抒情方式、营造意境到遣词造句，处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色彩和情调。

据不完全统计，此间出版的散文集达到了 20 多本，远远超过其他文集。这些散文集是：梦莉的《烟湖更添一段愁》；司马攻的《明月水中来》、《湄江消夏录》、《泰国琐谈》、《梦余暇笔》；姚宗伟的《瓦罐里开的花》、《东游随笔》、《欧游见闻录》；年腊梅的《常春藤》、《泰华写作人剪影》；陈博文的《雨声絮语》；史青的《北游鳞爪》。还有一些文集或独作或合作，如《轻风吹在湄江上》、《尽在不言中》、《琴与花朵》、《椰风蕉雨》、《森林升起炊烟》等。其中，《明月水中来》、《烟湖更添一段愁》在海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是泰华散文的骄傲和自豪。

[1] 司马攻：《司马攻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54 页。

第一章 司马攻生活创作的历史背景

泰华散文于 80 年代崛起。泰华文学在经历了 60—70 年代痛苦及沉寂之后，终于在 80 年代迎来了春天的脚步，走出低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而在这一派喜人的景象中，散文，更是以自身的优势而一枝独秀，压倒群芳。甚至可以这样说，80 年代泰华文学的繁荣，主要是散文创作的繁荣。^[1]

司马攻在此大背景下复出，重拾笔墨，显示了自己超人的才华。他在散文、杂文、微型小说、序言、评论等诸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其创作成就突出表现在他的精品意识、独特文风和创新精神上，对泰华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提到泰华散文，人们会立刻想起泰华散文的“文坛双英”——梦莉和司马攻。他俩都在散文上取得佳绩，但他们的散文艺术风格却是大相径庭。梦莉的散文犹如月光下盛开的茉莉花，情思幽幽、哀怨幽幽、惆怅幽幽、香味幽幽。“司马攻的散文，却似向日葵花，意蕴深厚，回味无穷、情景相融、情理相揉——是真善美的执着追求。”^[2]

少年时代，司马攻在中国就读中学，直至高中。司马攻在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他的写作生涯。当时他到欧美及泰国各地去旅游，山光水色，奇峰险川，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使他敏感的心灵涌出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他开始写游记和特写，在台湾和香港的文艺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散文，并一度被香港某旅行杂志聘为特约撰稿人。同时，也在泰国的华文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和评论。由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泰国华文园地的寒冬和荒芜，他一度搁笔，直到 80 年代中期，才重新投入创作。他的创作天赋、广博见识与勤奋执着，使他很快就成为泰华文坛上令人瞩目的作家。

十年来，他的创作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散文创作、杂文创作和微型小说创作。

司马攻复出之后，便着手创作散文。80 年代末，先后与友人合作出版了散文集

[1] 陈贤贤：《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二卷），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87 页。

[2] 司马攻：《因为你是梦莉》，曼谷：八音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08 页。

《轻风吹在湄江上》、《尽在不言中》，以后又出版了个人散文集《明月水中来》及《司马攻散文选》。其中虽然不过数十篇，可水准整齐。因立意警策、构思不俗，文字洗练多姿而富于个性特色，语言精妙丰富，简洁深刻，语言风格别开生面。出版后引起海内外华文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对他散文作细致阐释和褒扬的评论已有多篇。那时担任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方思若先生，在第二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主讲泰华文学时，认为80年代泰华文坛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令人兴奋”的丰收，其中特别指出司马攻的《明月水中来》等著作，“艺术成就可达国际华文文学的水平”^[1]。其实，司马攻70年代写的散文就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这从他80年代结集出版的《泰国琐谈》^[2]和《湄江消夏录》^[3]中可以看出，可惜这两本集子尚未引起评论家足够的注意。

第一节 泰华散文创作主题中的思乡情结

泰华散文在80年代后迅速崛起，主要反映在，作家众多，作品繁茂。据不完全统计，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泰华常写散文的作者已经超过200人，而发表的散文作品则已经数以万计。甚至有些“长青作家”的个人作品也已经上千。他们的创作犹如“繁花似锦，千姿百态”，然而，他们所表现的主题却极为严肃，极为凝重，极为现实，迥然不同于中国当代散文那样轻盈飘逸。这一方面是由泰华文学所经历的历史行程所决定，同时也和泰华作家现实主义创作观不无关系。

在看到今天泰华散文繁荣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泰华散文的历史。泰华文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了30年代，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大量涌入泰国，他们不甘寂寞，在泰国成立了许多文学团体，并在以自己文学团体的文艺刊名在各大华文报纸上寄刊。当时的作品以小说为主，也有少量的散文和杂文。作者有郑开修、方柳烟（修畅）、林蝶衣等。散文集有郑开修的《梅子》，林蝶衣的《扁豆花》等。

40年代，二战结束后，更多的中国知识青年来到泰国，其中还有不少生于泰国，继而到中国求学成功的泰国人。这是一支强大的文学创作生力军，给泰华文坛注入新鲜血液，带来活力。他们纷纷投笔文坛，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这些人是王松、白冰、

[1] 方思若：《泰华文学·泰国华文文艺的回顾与前瞻》，香港：汇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2] 司马攻：《泰国琐谈》，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年版。

[3] 司马攻：《湄江消夏录》，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年版。

蔡安之等。散文作品面世较多的作者是张海鸥、阿宁、周艾黎、陈陆留等。

50-60年代泰华文坛虽处低谷，但还是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与著作。撰写散文的作者有：魏亚平、摩南、红缨、许静华、李栩、林光辉、黎毅、韩江、林昌茂、李少儒、毛草、梁方、白翎、白令海、李秋心、郑恨生、倪长游、曾天、陈高群、亦非、张硕人、克夫、方修畅、方思若、沈逸文、林宏、马凡等。当时作品结集的极少，大多数散文几乎全部发表在当时的华文报纸、刊物上。其中落叶谷（谢福畴，已故）、史青的作品最早走出湄南河，由香港芝美图书公司和长城公司刊印成单行本问世。此时，散文的数量之多，进步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

70-80年代，泰华散文作者队伍更加壮大，新作者大量涌现，他们是：子凌（陈铜民）、白云、岭南人、饶公桥、张望、林牧、思维、陈博文、庄牧、修朝、梦莉、司马攻、伍斌、陈先泽、琴思钢、杨柳岸、刘扬、林文辉、向蕉、王松年、小云雀、羌岚、华炎、尚正、曾得华、范模士、梅影、朝露、韩牧、龙人、何韵、姚宗伟、洪水、绕迪华、许克羽、张燕、符征、自然、阿谁、秀雯、何宝球等。

进入90年代，泰华文坛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复苏。新一辈作家们更多的接受过完整且正规大学中文专业教育。他们纷沓而至，来到泰国工作或定居。他们中间有华人来泰，也有泰人在中国学成而归。泰人返泰的是曾心、李维罗等；华人来泰的是李经艺等。这一时期作家结集出书，蔚然成风。散文创作的质量和水平都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甚至站在了世界华文散文的前列。如梦莉的《烟湖更添一段愁》，司马攻的《明月水中来》，曾心的《大自然的儿子》等。

此间值得一提的还有女作家洪林。洪林，广东揭阳人，泰华报人。她从事文化工作近半世，爱好文艺。主要笔名：林林、林慧、艾英、柳丝等。先后任职《中原报》、《泰华报》、《新中原报》。1990年起，任《星暹日报》星暹文艺版、《泰中学刊》等副刊主编。1995-1996年为《中华日报》“湄江评论”专栏作者之一。1994年至2000年先后出版《泰华名人传》、《洪林文集》、《泰华文化人物辞典》。出席过多次国际研讨会并有专题论文参加。现为泰华报人公益基金会理事、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理事、泰华文学研究会执行理事、泰中学生会秘书。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华侨华人词典》收入其辞条。2008年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所写的《泰国华文文学史探》一书。该书填补了泰国华文文学史的空白。

老羊，原名杨乾，泰国出生，祖籍中国广东潮安，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理事。老羊

多年来从事新闻工作，现任泰国曼谷华文报《新中原报》编辑。已出版的著作有：散文小说集《花开花落》，诗、散文诗集《寻梦》，报告文学《薪传》等。

泰华散文发展的历史，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文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的缩影。司马攻曾对笔者说过这样的话：“对一个作家而言，他要写什么，他想告诉读者什么，是最重要的。我在写东西的时候，常常问自己，我究竟要告诉读者什么？”由此可见，一个文人肩上的社会责任和一篇文章的社会功用是作者最基本的着眼点；由此可见，一篇文章的主题和中心思想是作者文学创作中最至关重要的。所以大到全面审视整个泰华散文，小到赏析某一作家的某一篇短文，分析其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应该首当其冲。

纵观泰华散文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可以看到，数以万计的作品，虽“百花争艳”，然而，由于这些作家的社会环境、生活经历、家庭背景、文化水平以及生存的空间、土壤、时代几乎相差无几，所以，作家众多，作品繁茂，其表达的主题思想却相对狭小，相对集中，甚至相近相同。

在所涉不多的主题中，“思乡情”，一枝独秀，成为主题中的主题，大合唱中的主旋。

“思乡情”是海外游子特有的情愫。泰华文学中的“游子思乡”，却不是单纯的思乡，而是浓郁的“寻根”情结和对故乡强烈的思念，紧紧地交织在一起，给人以巨大的情感冲击！这和余光中在《乡愁》所表现的那种淡淡的惆怅、伤感、幽怨、哀愁截然不同。这种强烈的“寻根意识”，促使泰华散文中的“思乡情”，变得坚沉、厚重。按说在泰国出生的华人，思乡情应该相对薄弱，事实则不尽然。以泰国出生的作者马凡的散文《故乡情》为例，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特征：^[1]

每每想起童年的旧居，却因父母常常搬迁新址之故，对旧居的印象竟是一片模糊不清的影子。在我童年小小的心灵中，难得留下深刻的印记。一直到我长大成年了，回想起童年的生活与旧居，恰似旅人偶尔经过那样陌生，没有留下一丝难忘的情愫。也曾夜读几位作家写到故乡的散文，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故乡的思念和那种依依不舍的情结：那是一段难以忘却

[1] 马凡：《马凡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

的童年，难以忘却的生活。有的想起《故乡的明月》，有的则惦念着《故乡的云》，有的更动情地想再一次跳进故乡的小溪抓鱼。句句童年事，段段思乡情。那时候，他们便离乡背井，离开故乡遥远的村庄，遥远的门，那么久客居他乡。每逢月圆月缺，总会想起故乡来，故乡的童年，故乡的土地，故乡的亲情……

我每读这类文章，在心里，非常羡慕他们有一个故乡可想。而我自己总觉得，缺少了童年难忘的天地。我常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但想来又不是，我的“故乡”就在曼谷京城，我就在京城天南地北长大。在蜘蛛网络似的京城各条马路上，踟蹰一生……

其实，我父母的故乡，何尝不在中国南方的农村呢？他们老人家每聊起家乡的事情来，心里眼里，总有一段深情，流露在语言中。我听着想着，总想不起父母的故乡，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是在泰国曼谷城里出生，土生土长的泰国娃儿。在学步走路时，被父母背着去过他们的故乡，虽在家乡小住了一两年，却因太小，对住过的家乡一无所知，一无所记，小小的心灵中一片空白。^[1]

文章中强烈的寻根意识，一览无遗。作者是华裔，却因为被父母带回祖籍时，年龄太小而对“小住了一两年”的故乡，毫无印象所言，使得自己在读别人“思乡情”的文章时，心怀羡慕之情。进而反问自己：难道自己没有故乡吗？事实上，作者的根，作者的血脉就在中国，就在中国南方的农村！作者对自己、对家乡的“一无所知”，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就有了“三番两次，七、八回”地到中国，到汕头去父母的家乡“走走看看”。并且带着同样在泰国出生长大的妻，风尘仆仆，风风火火，在三两天中，不仅仅游览了潮汕著名景点、探望亲人、观看祖籍故乡，甚至连“汕头的大街小巷，都跑了一趟。”

文章的结尾处，再次深化寻根主题：

今天，我虽不是一个远行的白发客，回乡探行，但我却把父亲的心愿，带回故乡来。他的心愿就是：希望我这个土外番仔，能踏上祖国的土地，亲亲故乡田园温馨的气息，而将故乡的情，故乡的事，带给下一代儿孙们听，让他们的心里有个底……^[2]

文章到此，戛然而止。可是，海外华人祖祖辈辈对于祖国和故乡的寻求和渴望，

[1] 马凡：《马凡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页。

[2] 马凡：《马凡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对于自己血脉和根源的回归和追溯，令人荡气回肠，久久难忘。

这种情怀的抒发，为数众多。在司马攻的《明月水中来》，也表现的极为突出，而且更有新意。思乡情中不仅仅渗透着寻根，而且融入了“古老中华文化的香火，连绵延续，后继有人”的传承思想，使“思乡情”升华到更高的精神境界。

其次，泰华散文还有另外一个较为集中的表现主题，就是“异国情调”。泰华的散文作者，大都旅居泰国为时已久，对泰国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色，政治文化、地理人文也都潜移默化、耳濡目染。这些人熟悉中泰两国，所以，无论写中国还是写泰国，都能引人入胜，耐人寻味。这些“风光片”，数量繁多，艺术水准较高，作者之间的水平也旗鼓相当。如曾心的《琼花何处寻》，陈博文的《九月秋深》，司马攻的《桂河桥啊，长长的碑》，陆留的《家在椰林》等。

第三，借情景，托事物而抒发情怀，直言其志，是泰华散文涉及较多的主题。泰国被人们称为，亚洲“最富异国情调”的国土。自然风光秀丽，人文景观奇特。很多作者在领略大自然的同时，感悟到更深刻的人生哲理，在自己生活的周边发现美丽动人的街情巷事。于是作者们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感悟随笔，琳琅满目。如司马攻的《芭提雅·人妖·古船》，曾心的《郑王庙随想录》，白令海的《小河·水市》等。

最后，泰华散文创作队伍中，有一部分女性作者，她们的笔触伸向了人们的悲欢恨爱，聚散离合。她们凭借女性特有的敏锐和细腻，描写人类最美好的感情。这类主题中更多的是旧日的情感，或者是对往日的回忆。作品读来不免哀伤幽怨有余，灰色黯淡有余，从而显得苍白柔弱，激情热烈不足了。如梦莉的《离情》、《落叶、残咽》，伍滨的《启德机场两停留》等。这些作品似乎和李商隐的那些“无题诗”同出一辙，大有“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之势了。

纵览泰华散文作家们的散文语言，总的来说造诣很高。他们大多都受到良好的华文教育，有的饱读诗书，有的知识渊博。大都能够做到语言流畅婉约，声情并茂，引经据典，运用自如。

而司马攻的散文语言古朴简约，形象含蓄，深刻犀利，幽默睿智，不乏激情，读来朗朗上口。这是因为司马攻在散文创作上十分注意追求散文的格调清新与修辞俊美，尤其刻意行文中的遣词造句和语言风格。能够做到这些，是和他自幼博览群书，长期从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中汲取营养，修炼古诗词有得分不开的。